



红 楼 大 观

③

(上卷)

欧丽娟讲红楼梦

欧丽娟
◎ 著

King's University Press
King's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8-09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观红楼.3, 欧丽娟讲红楼梦 (全2卷) / 欧丽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301-29644-8

I. ①大… II. ①欧…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8142 号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 书 名 大观红楼 3: 欧丽娟讲红楼梦
DA GUAN HONGLOU 3
- 著作责任者 欧丽娟 著
- 责任编辑 吴 敏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644-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31.125 印张 667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129.00 元 (全二卷)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开卷语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早已提醒道：“人是一个整体，一个多方面的内在联系着的能力的统一体。艺术作品必须向人的这个整体说话，必须适应人的这种丰富的统一体，这种单一的杂多。”

因此，纪德（André Paul Guillaume Gide, 1869—1951）谆谆警示：“我们慎勿以他人一生的一瞬间来判断他们。”（《窄门》）瞬间的一瞥只是雪泥鸿爪，既无来龙去脉，更不见全豹，据此而下定论，便容易断章取义。

若要尽量达到这一点，哲学的客观理性是有效的助力，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说：“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因为，妄下定论可能会导致许多迷信。”（《苏菲的世界》）

客观理性让人超越意见，锻造知识，并且，犹如休斯顿·史密斯（Huston Smith）所言：“知识之岛的面积愈大，惊奇的海岸线就越长。”（《永恒的哲学》）当知识之岛的海岸线长到一定程度时，

就能体会到黑塞 (Hermann Hesse, 1877—1962) 所领悟的：“每一种真理的相反面也是同样真实。”（《流浪者之歌》）

从而也能如同《礼记·曲礼》所期望的：“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进而达到“通作者之意，开览者之心”（袁无涯《忠义水浒传发凡》）的境界。

且听黎巴嫩作家纪伯伦 (Kahlil Gibran, 1883—1931) 的呼吁吧：

让你的灵魂以理性来引导热情，如此，你的热情就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更新，犹如从灰烬中振翅而起的浴火凤凰。

（《先知·理性与热情》）

编辑体例

- 一、本书的分析乃以《红楼梦》前八十回为主要范围，相关之引文皆依据台北里仁书局出版、由冯其庸等学者撰定的《红楼梦校注》。此书前八十回以甲戌本、庚辰本为底本，后四十回以程甲本补足，是学界公认为最接近曹雪芹创作原貌的最佳版本。而考证、索隐、探佚等论题，与本书专注于文本之路径有别，为免枝节歧出造成失焦，故论述时多不涉及。
- 二、各处所引述的脂砚斋批语，都出自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行文时仅标示回数，以清版面，读者可自行覆按版本与页码。
- 三、凡引述唐诗者，皆出自《全唐诗》（北京：中华书局，1990），书中仅随文标示卷数，不逐一注明页码。
- 四、全书中黑体及楷体加粗者，皆为笔者所强调。

目 录

开卷语	i
编辑体例	iii

上 卷

第一章 总论：人物的诠释原则	001
一、“意见”：另一种谣言	003
二、独特的个体：具体经验上的人	012
三、“滑疑之耀”：复调的平等	021
第二章 “一字定评”与代表花	030
一、人/花互喻与象征寓意	031
二、一字定评	056
第三章 “重像”或“替身”设计	065
一、人物关系的特殊建构方式	065
二、贾宝玉的重像人物	070
三、薛宝钗的重像人物	077
四、林黛玉的重像人物	089

第四章 林黛玉论	114
一、神话：感伤性格的先天解释	116
二、贵族少女：林姑娘不是“灰姑娘”	137
三、宠儿 / 孤儿：单边主义的自我中心	157
四、人格特质与生活习性	170
五、由“个人”到“合群”的转化	185
六、宝、黛之间的裂变	220
七、黛玉之死	243
第五章 薛宝钗论	250
一、“君子”之难写与难解	252
二、成长背景与人格特质	260
三、性格成因与生命哲学	285
四、“冷香丸”新解	325
五、立体突破的多元面貌	343
六、争议事件的厘清	360
七、相关诗词的寓意重估	404
八、真正的佳人	426
第六章 贾探春论	432
一、一种灵苗异	433
二、大观精神：宰相器识	443
三、人世干才：才志兼备	457

四、血与心：君子的追求	471
五、出走意识：超时代的性别突破	507
六、远嫁的心理创伤	520
七、末世的光辉	527

下 卷

第七章 贾迎春论	533
一、木头：“没有个性”的个性	534
二、基本焦虑与“病态的依顺”心理	539
三、生命哲学与思想根据	551
四、幸福的片刻	561
五、信仰的崩溃：唯一的抗议	566
六、角落里的青苔	573
第八章 贾惜春论	576
一、前言：“苗而不秀”	576
二、基本焦虑与“病态的逃避”心理	581
三、生命哲学与思想依据	595
四、“吝惜”春天：拒绝人生	607
第九章 史湘云论	613
一、序言	613

二、天赋与性格特质	615
三、心直口快：“直而温，率而无虐”	622
四、一半风流一半娇：双性的均衡	633
五、婚姻与命运	651
六、没有阴影的心灵	658
第十章 王熙凤论	662
一、序言	662
二、名门出身与特殊教育	666
三、大家小姐的正统风范	679
四、孝敬爱怜的真情诚意	695
五、观其所使：平儿论	700
六、逸才逾蹈的出轨与反思	715
七、人命公案的平议	734
八、牺牲奉献与悲愤灰心	744
九、对脂粉英雄的礼赞与哀挽	757
第十一章 李纨论	761
一、成长背景与性格基调	761
二、白梅：心如止水的年轻寡妇	768
三、红杏：灰烬中的余火残光	782
四、沉默的大财主	796
五、“投射心理”与“同类比较”	809

六、在缺憾中自足	820
第十二章 妙玉论	826
一、生命史的轨迹：五个阶段	827
二、先天禀赋：冰霜之下的善良柔软	834
三、太高、过洁：性格的极端化发展	841
四、白雪红梅：道姑 / 名流的综合体	861
五、淖泥的下场：自我的单薄狭隘	874
六、高傲的小鸟	881
第十三章 秦可卿论	885
一、另类的海棠花	885
二、低微的出身与优异的天赋	887
三、爱欲女神：春睡的海棠	906
四、情、欲的复合	922
五、暧昧的死亡	941
六、殿后的批判	953
第十四章 总结：性格、环境、命运及其反思	960
一、人格养成的先天性	961
二、家庭、环境的关键性	967
三、人性样貌的复杂变异	977

第一章

总论：人物的诠释原则

《红楼梦》人物众多，却又个个鲜明突出，既特别且精彩，成为小说的一大特色，更是一大成就。

其中，单单在贾府的生活世界里，上上下下便有“上千的人”（第五十二回麝月语），其他相关的各方人等更是林林总总。当然，这“上千的人”只是支撑小说叙事的潜在背景，在小说舞台上无须也不应一一涉及，否则便会沦为令人眼花缭乱的大杂烩，只有必要的、重要的人物才会进入文本，但即使如此，依然为数可观。《红楼梦》到底写了多少人物，各家说法不一，清代的评点家们已经开始进行统计，诸联写道：“总核书中人数，除无姓名及古人不算外，共男子二百三十二人，女子一百八十九人，亦云夥矣。”^①姜季南的批语云：“男子二百三十五人，女子二百十三人。”共448人；^②姚燮的计算为：“总计男二百八十二人，女二百三十七人，合

①（清）诸联：《红楼评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北京：中华书局，2008），卷3，页119。

②（清）蛟川大某山民加评本：《增评补图石头记》（北京：中国书店影印，1988），《明斋主人总评》眉批。

共五百十九人。”^①至近代学者，所见越来越多，如吴新雷主张：“上上下下的人物有六百二十多个。”^②从一百二十回本的索引来看，香港中文大学用电脑检索，共得人物493人；^③最多的则是：“本书人物实得720名，其中男421名，女294名。”^④无论是哪一个数字，都显示曹雪芹对人的观察入微与刻画入骨，男女老少、贵贱贤愚排列而成的人物画廊诚属缤纷耀眼，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每一部作品都必须有主角，以统整叙事主轴。基于主题与情节所需，经过剪裁组织之后，《红楼梦》的主要角色除贾宝玉之外，便属各式各样年轻美丽的金钗们了。曹雪芹写在卷首的创作宣言已经清楚剖白：

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

-
- ① (清)姚燮：《读红楼梦纲领》，即魏友棐、洪荆山校订：《红楼梦类索》（上海：珠林书店，1940），卷1《人索》，页50。
- ② 吴新雷：《曹雪芹》（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页74。
- ③ 潘铭燊编：《红楼梦索引》（香港：龙门书店，1983）。
- ④ 何锦阶、邢颂恩编写：《百二十回红楼梦人名索引》（香港：集贤社，1984）。

泯灭也。……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这是作者对其一生所见“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的深情礼赞，也是《红楼梦》的核心精神所在。换句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女子，也就没有《红楼梦》的诞生。这确实确实是一部以女性为主体的小说，其中为须眉所不及的裙钗，固然包括累积了年龄、经验、资历、智慧、品德的母神级人物，如贾母、王夫人、刘姥姥等；更主要的，自属淋漓演绎青春悲喜的玉字辈这一代少女了，她们是母神们的过去式，是小说时间的现在式，将人生中成长变化的关键阶段充分展现。

一、“意见”：另一种谣言

只不过，对于这些活色生香、艺术魅力十足的人物，经过近代历史巨大的甚至彻底的断层之后，现代读者往往忽略了不同时代文化、不同阶层意识的特定内涵，架空地给予一般的理解与评价。我们在《大观红楼1》中，已经思考了《红楼梦》阅读上影响到客观诠释的几个问题，包括同情弱者（失败者）、阅读认同现象、心理补偿作用、个人主义取向，因而倾向于认可书中不受束缚的角色，寻找和发现敌人、创造坏人，在反封建礼教的成见下形成离心式的感性意见。

黑格尔（Georg W. F. Hegel, 1770—1831）曾提醒道：“一个意

见是一个主观的观念，一个任意的思想，一个想象，我可以这样想，别人可以那样想；——一个意见是我私有的，它本身不是一个有普遍性的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思想。”而这和对真理的客观追求（如哲学）是不同的，可惜“每一个意见都错误地自诩为具有真理”。^①至于“意见”之所以大行其道的原因，便是因为比起“知识”之必须千锤百炼要容易得多，“趋逸避劳”总是人性之常，如M. J. 艾德勒清楚地指出：

我们较喜欢那些建立在情绪而非理性基础之上的意见。我们给意见建立情绪的基础，是任意的与随意的——随我们自己的意思，而不论它的成因为何。因为我们可能任意地采纳相反的观点，所以这种没有根基的意见乃落在怀疑领域的最低一层。^②

就此说来，一个人只要满足于“意见”，无论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就等于是对“知识”的摒绝，只能落在情绪性的、缺乏根基的低层次上，没有进展与提升的可能。

但是，诚如苏联学者伊·谢·科恩（Igor S. Kon, 1928—2011）所言：

①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导言”，页17、20。

② [美]M. J. 艾德勒（Mortimer J. Adler）著，蔡坤鸿译：《六大观念：真、善、美——我们据以作判断的观念；自由、平等、正义——我们据以行动的观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第7章“怀疑的领域”，页51。

一知半解者读古代希腊悲剧，天真地以为古代希腊人的思想感受方式和我们完全一样，放心大胆地议论着俄狄浦斯王的良心折磨和“悲剧过失”等等。可是专家们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古人回答的不是我们的问题，而是自己的问题。专家通过精密分析原文、词源学和语义学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这确实很重要。^①

同样，《红楼梦》的读者以为生活于传统儒家文化之贵族世家中的人，其思想感受方式和现代的我们大致一样，恐怕也是太天真了；若是因此认定世家子弟的曹雪芹及其笔下的主要人物所思考的是我们关心的问题，所追求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以此来作为诠释的基准与目标，那更是行不通的做法。诸如反封建礼教、婚恋自主、平等自由、个人解放等等，都是我们以自己的现代意识形态赋加于《红楼梦》的异质物，如黑格尔所说：

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②

其结果便难免流于选择性的取材，以迁就我们自己早已预设的

① [苏联]伊·谢·科恩著，佟景韩等译：《自我论：个人与个人自我意识》（北京：三联书店，1987），页54—55。

② [德]黑格尔著，贺麟、王太庆译：《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导言”，页112。

见解，而所得的也非时人之原貌。但实际上，《红楼梦》所要回答的是它自己的问题，也就是百年贵族世家何以没落而丧败的痛苦；其中的人物都存在于相关的环境之中，在这个背景下同时面对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人生困局。就此而言，若非从贵族世家的思想感受方式作为切入的坐标，便难免胶柱鼓瑟、刻舟求剑了。

若想要摆脱概念先行的预设与一知半解的诠释，那就必须采取科恩所指出的“精密分析原文、词源学和语义学来寻找理解这些问题的钥匙”，如此才能建立全面性的文本基础，给予精密的分析推理；并且最重要的，是回到当时的时空脉络与社会环境，以“他们的”而非“我们的”思想感受方式来贴近其心灵现场，并在每一个具体的情境脉络（situational context）下仔细检验其心思感受，由此，对他们的认识才不会是架空的、离心的，只是用来证明“我们”的价值观，让《红楼梦》的意义变成现代意识的注脚而已。

正因为人文现象及其意义是丰富多元而充满各种可能，在类似的表象下隐藏了千殊万别的独特性，不应化约地一概而论，因此更需要透过精密的分析与全面的证据，以深入理解并掌握到个别的差异。举例言之：何谓“封建礼教”？“礼教”是否必然吃人？而“反映了封建礼教下的压抑与痛苦”是否就等于“反对封建礼教”？“宗法制度”就一定是戕害天然人性的恶规吗？《葬花吟》里“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咏叹，是诗词修辞手法中主观抒情时的夸大表现，还是诗人客观处境的如实反映？《临江仙》中“好风频借力，送我上青云”的“青云”，是否只有“平步青云”这个成语里所指的“富贵利禄”之意？